

(香港) 梁凤仪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东
越
洛
桑



57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飞越沧桑

(香港) 梁凤仪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02号

责任编辑: 刘茵
美术编辑: 柳成荫
封面摄影: 李乐诗
封面题字: 何文汇

飞越沧桑

Feiyue Cangsa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37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3}{8}$ 插页3
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-50,000

ISBN 7-02-002103-4/I·1686 定价 6.75元



作者像

内 容 说 明

一个人成熟的代价便是历经坎坷。一旦练就了铜皮铁骨,却已是满脸沧桑之色。如何才能飞越沧桑?这是作家留给读者的一个问题。本书以某电视台为背景,描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、明枪暗箭、你死我亡的故事。作品情节曲折、内涵丰富,融社会内幕、商场风波与感情历程于一炉,可读性强。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将于1995年上映。

作者简介

梁凤仪是近年来在香港深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，又是香港商界和出版界事业有成的女强人。作为现代知识女性，她曾在香港和英美等地修读过文学、哲学、图书馆学及戏剧学，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；作为企业家，她曾在银行及公关机构中屡任高级职务，并创办了香港勤+缘出版社；作为著名女作家，她几年内连续出版长篇小说二十余部，散文集二十余本。由于才华出众，经验独特，她的小说多以香港风云变幻的商界为背景，以自立奋斗的女强人为主人公，以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情节，并将财经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融于悲欢离合之中，创造出与以往言情小说风格迥异的“财经小说”系列，为当今香港小说增添了新品种。她的作品自问世后便畅销不衰，她本人除了荣获香港市政局、香港艺术家联盟联合主办的一九九一年度最佳作家大奖以外，还是全港书局公认的最受欢迎的三大作家之一。

我是第一个发现霍宝尸体的人。

她的脸，仍然是那么美丽。轮廓玲珑俊俏得有如精雕细琢的石膏像。

一具已没有灵魂的躯壳，可以如此动人，也只有霍宝才做得到。

霍宝的眼皮柔软地覆盖下来，嘴唇紧合。多么可惜，明眸皓齿从此均被埋藏起来，不再炫耀人前了。

她一身雪白的浴袍，看样子死前沐过浴，不愿带走人间的半点污秽与尘迹。

婴儿出生时，其实也都如此。一旦呱呱堕地，立即洗澡，开始以干净的身躯营役于肮脏污秽的世界之中，因而，婴儿哭了。

霍宝现今不再流泪。她祥和地离开人间，毫无恋栈，甚至不带走半分颜色。

世人都迷信自杀者如果穿大红衣饰，是刻意要冤魂不散，旨在寻仇。

吃娱乐圈饭的人尤其迷信。

霍宝显然对人间一点恋栈都没有，她挥一挥手，轻轻地在我的电话录音机内说声再见，就毅然决然地去了。

警方说，霍宝没有写下遗书。

不屑再跟尘世接触，谁欠她、谁负她、谁欺她，一律不必解释。

一代红星，如今的陨落，速度是比她窜红时还要快！可惜？感慨？太息？

不，我入电视行才不过三年，就已经是见怪不怪！任何残忍现实的场面，在这行头都是家常便饭，其怪自败。

警方需要取录我的口供。那位周帮办问我：

“徐小姐，你不累吧？”

“不要紧，走吧！快快把正经事办妥，希望还赶及有三小时好睡。”

现在已是凌晨一时，再到警局一转，回到家里，能立即跳上床睡一会，再爬起来投入另一天的工作，算是我的彩数了。有哪个职业女性是不渴睡的？

才步出霍宝那广播道住宅的大厦门口，一大群记者就围拢上来，抢着问我：

“徐小姐，徐小姐，霍宝是怎么出了事的？”

“徐小姐，霍宝是服安眠药死的吗？”

“徐小姐，霍宝有没有遗书？”

因为一个女人的死，而使另一个女人出一次风头，是后者一份难以形容的尴尬。

记者朋友并没有放过我。

镁光灯不停地闪动，镜头对准那抬运霍宝尸体的黑箱之外，就是对准我。

霍宝并不是一个有事无事都吵到艺员统筹部来的红星。她相当内向，偶然跑到我跟前来，求教一些事，总会怯怯地先说一句：

“徐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！”

“什么话？根本是我的职责！”

公司支我薪金，就是让我协调管理电视台所理

事。

没有麻烦好管的话，我怕要另谋高就了。

当然，我这是杞人忧天。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是，世上哪来这么多太平日子，行行如是，人人如此。

霍宝是最不爱惹麻烦的女艺员，她懂得尊重别人，绝不小题大做，从无大惊小怪。也许这是她早死的原因。

一般情况下，看似长生不老，与天地共存的，往往是坏人。

我相信，这一次，是霍宝最麻烦我的一次了。也许因为她预先知道会有这个不能避免的后果，所以额外歉疚。那给我说再见的电话，多少有点致歉之意吧！

“徐小姐，你还没有答复我们，霍宝为什么要自杀？”记者一直追问我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这是实情。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你的职务是管艺员的！”

好笑不好笑？管艺员要管到他们的生和死，世上还有比这更具权威的工作没有？

我初出道时，修养未到家，一定会忍不住瞪一瞪说这种无聊话的人，然后塞他一句：

“死人也要我管，这算不算新闻？”

现今，三年过尽，虽说不上炉火纯青，但道行积累得也有一点点。我只是很诚恳地答：

“好，好，等会儿我有便问问她，再复你！”

那位年纪轻轻的记者，还未及领会我的幽默，我已一头车里，直往警察局去。

硬地提供口供。

得要报自己的履历：“徐书凝，二十七岁，住沙

田小沂园，任职于香江电视，为艺员统筹部经理。”

发现霍宝自杀的经过是这样的：我刚放了两天假，自澳门返港。回到家，首先扭开那部电话录音机，听听有什么重要留言。

第一个是母亲自纽约摇回来的长途电话，她跟我继父住在长岛，优哉悠哉，安享晚年。每隔两三天，就跟我通一次电话，闲聊。

我们母女俩的感情很好，不单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女儿，也为我们性格比较相近。

到现今，父亲并不跟我同住，我们每隔一段日子叙个面。每次见面，我这位生活过得并不怎么样的生父，必然酸溜溜地重复着那句话：

“书凝，你真像你母！”

每每他问及我跟施旭辉的婚事时，父亲就拿尖刻的言语刺戳我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快三十了吧？还不嫁？嫁了再算，嫁得不好，离婚再嫁，连我们那年代，也都如此，何况现今世界，不妨一直嫁到满意为止。”

我总是保持缄默，不回应。

在娱乐圈工作，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修养自己。很多无谓闲气，是争不得的。越是有反应，是非就越扯越大。烦死！上一代的恩怨，也包揽身上的话，我还有那心思精神管其他正务？父亲要把我作为发泄对象，有他的情不自禁，也不是不值得我这个当后辈的忍这么一忍。

有时，我心里会想，母亲究竟忍了父亲多久了，才决然离婚？是继父冯建璋的出现，令母亲鼓起勇气家？抑或是坏的不去，好的不来，母亲是置之死

有机会重出生天？我不得而知，因为事发时，我仍在英国伦敦留学，攻读我的学士学位。

我毕业后，回到香港工作，母亲已然远嫁。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还可以有这么一个可爱的第二春，我除了安慰之外，也真不必苦苦追问前因后果了。

母亲带着我挚诚的祝福，追随任职华尔街金融界的继父，定居纽约。

她在我的电话录音机里，关切地问：

“书凝，你到澳门东亚大学查询工商管理学系的硕士课程，结果如何？如想深造，倒不如到美国来，这儿的学校名望总比较响亮，又有我们从旁照顾。你且跟我商量着办，好吗？”

听到母亲的建议，我一直不置可否。

母亲大概忘记了有施旭辉这个人存在了。

与其要人照顾的话，我当然宁愿旭辉肩此重任，而不必母亲效劳了。

兴起了再念一个工商管理学位的念头，是因为我打算转行。

念文科出身的我，做行政工作已有多多年，算是在这么一个万人瞩目的机构冒出头来。然，看样子，前途也不外如是。

再苦干另外三年，又能自现岗位跳到哪儿去？至于说，投考别的商业机构，跟那些有工商管理学历或实际上在工商财经行业内浸淫过的人一比，高下立见。

管理电视台艺员这份工作或需要特异功能也不管用，行头太窄，转来转去都不过是几间娱乐事业的大机构，有时

妥。

娱乐圈种种人事，实在太多不合我脾胃之处，支

撑至今日，人疲马倦，不得不为自己打算。

于是，有备无患，觉得能够利用工余时间念个工商管理学位，才是正经。

任何人，要把自己卖个高一点的价钱，必须提高自己的条件。

不独女艺员如是，女行政人员也如是。

所用方式不同，正所谓各出奇谋而已。

现今投考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与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课程的人，多得惊人。既立定志向完成一个心志，也就切切实实地一齐报考三间大学，看看机会如何？

这两天，我趁赴澳门之便，也略作休息，除了办理一应手续外，躲在那凯悦酒店，睡足两日。

母亲的电话是要回的，但并不急。再下来，在电话机里头留话的人，语气粗暴，十万火急地嚷：

“喂，喂，我是小蔡，监制暴跳如雷，分明跟你讲好，霍宝要接我的长篇剧这组戏，这两个礼拜不可以外借拍电影的，为什么人影也没见？”

我耸耸肩，无可奈何。霍宝不是个有失场记录的艺员。她是红，然，很守规矩。要红不难，要一直红下去，必须有职业道德。

霍宝没有如期向小蔡报到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

电话录音机里头，一直传来另外三次咆哮之声，前两次仍然是小蔡，最后一次是古善祥大监制。心想，明早回办公室去，一定又有好些粗言秽语可听了。娱乐圈的人，工作压力太大，心上一急，口中就无好话。这是他们的习惯，并不对人，只为对事泄愤。初入行时，听得满脸发烫，现今起了茧。内耳更自备开关掣，必要时应用。

我叹一口气，仍继续听电话录音机的留言。自问一颗心并没有完全放到霍宝失场一事上去。工作上的困难，无日无之，总有迎刃而解的办法。我最关心的，还是施旭辉有没有来电话？当然，旭辉知道我要在今晚才回港，他也许会留到明天才跟我联络。然，我仍旧希望，他会在电话录音机里，给我讲几句情意绵绵的话！

可是，没有。

再下来的一个电话留言，就是霍宝的。

她的声音很温柔、很平和、很好听。

她说：“徐小姐吗？对不起，骚扰你了！”

还是那句老话。

听下去，霍宝只说：

“徐小姐，再见了！谢谢你。”

这是电话录音机最后的一个留言。

旭辉那份金融界的差事，也真是教他太忙了。他自从被本城数一数二的多得利集团罗致而为副总裁后，就废寝忘餐地专注于基金经理的业务上头。

要管理好客户的基金，每天与每年的争取满意之基金增长，比培养一个艺员还艰难。吃群众饭的行业，七分条件三分命。一旦合了观众眼缘，不劳照顾，也会霍地红起来。

代客投资，要资料详尽，眼光准确，更要明白国际经济大气候，又要知悉本地金融界的各种人为小气候，一眼关七，一心几用，仍然周时挡不住旦夕而至、横扫投资的种种金融风暴。

旭辉的才干与艰辛，肯定在我之上。

很多时，我都在想，一个家庭之内，如果全体成员都忙得头晕眼花，真不是好事。

总得有其中一个能腾出空来，专业照应家事，刻意营造家庭温暖，才是幸福。

这个职务，我是随时愿意承担的。

就算要辞退了现今的这个职位，也无不可。

我尤其发觉，近一年以来，跟旭辉的话题少了。主要是因为他对娱乐圈全无兴趣，我则对财经完全陌生。二人老翻些学生时代的生活胡扯，快要黔驴技穷了。

这也是另外一个推动我转行的原因。

我没有认真的把这份心思拿出来跟旭辉讨论，一为怕他知道我如此迁就他，就更恃宠生娇，二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，还是先把事情办妥了再说，三为要给旭辉额外的惊喜。

很多事情的策划、安排与进行，也是急不来的，且按部就班地进行便可。

正思量之际，电话铃声响起来，急忙抓起来听。

不是旭辉。

旭辉的声音，沉厚稳定，从无咆哮，也不急躁。

对方大嚷：

“你回来了！谢天谢地，找到霍宝没有？”

“小蔡吗？霍宝至今还没有跟你们一组联络上？”

“徐小姐呀，如果她报到了，我还用三更半夜骚扰你老人家？今天她失场，我们很辛苦才跳拍了她的戏，明天早班，再不出现，我的头要被监制劈下来了。”

“别急别急，我担保你无恙，监制要人头落地，我奉上好了，我的头总比你好看一点，容易平他的气。”

“徐小姐，我真的很心急，没有心情跟你幽默。”

“急不来的事，急也没用，我才踏进家门来，你且给我十

分钟，寻个水落石出！”

“怎么等？我们摇电话到霍宝家千百万次，都接不上，电话根本拔掉了。”

她是有这个习惯的，我知道。然，霍宝把她的另一个保密电话给我，因为她知道，我不像电视台里的其他人或是娱乐记者，会无事骚扰她。

事实上，我从未曾摇过她那保密电话。

我并不喜滥用特权，更不会不珍惜别人予我的信任。

如今的情势是有点危急，我且摇去试试。

安顿了小蔡，我再拨霍宝那保密的电话号码。

电话铃声响了很久，无人接听。

我把电话挂断。

想了想，改摇另外一个电话，找金乐电影公司策划经理傅惟康。

“小傅吗？我没有把你吵醒吧？”

“什么话？良夜正开始，你的电话摇迟两分钟，我就已出门到尖东去了！怎么，兰闺寂寞，找人闲聊吗？我来接你到外头喝杯酒，唱唱歌，好不好？”

“小傅！”我没他好气。

这人是娱乐圈的小顽童，趣怪幽默，处事合理。工作上常常为艺员的外借问题跟他接触多了，他虽是异性，我也很跟他谈得来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你是出名的古老石山，劝也是白劝。这个时候找我，什么事？”

“你有没有把霍宝藏起来？”我开门见山地问。

“我很想，然，她所值不菲，一定叫价甚高，非我小傅能力范围之内。”

“小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问，有没有安排她去偷拍你们现今赶拍的那部大制作？不是说要每个有名气的明星艺员都拍一场戏吗？”

“小姐，你是徐书凝不是？”

“当然是。”

“徐书凝从来不爱无事生非，更不含血喷人，怎么会如此冤枉我？你大小姐上星期吩咐，要我候两个星期，才放霍宝来拍两天戏，我立即应命，出尽九牛二虎之力，跟制片商量，把霍宝的戏押后拍，弄得我们汗流浹背，至今，还是好心着雷劈，真是！”

“小傅，算我对你不起，情况的确是霍宝不见了！”

“她失场？”

“奇不奇？”

“有点怪，她的职业道德向来比演技好。”

“小傅，有别的电影公司突然开戏赶戏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有没有到过她家里去叩门？”

“电话是打过，连只有我知道的秘密电话也无反应！”

“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”

我心头一阵凉意掠过。

“霍宝？她不会吧？”

事业如日中天，又没有绯闻。

“希腊女船王都会，你又怎样解释？”

“有何建议？”

“到她家去一转吧！”

抓起外衣，重新出门。叫了部计程车直趋广播道。

我并不记得霍宝住哪一个单位，只好跑到管理处去跟那护卫员道明来意，请他帮忙。

护卫员非常谨慎，说：

“我们并不方便把霍小姐的门牌相告，她太多影迷。”

“这个我明白，可是，我并非影迷，而是霍小姐的同事，有公事急着要把她寻出来。”

我向他递过名片。

“这样吧！我跟你一起上去，问明霍小姐是否认识你，才好办！”

也只有如此了。

很后悔平日一看到娱乐记者对自己举起相机，就刻意回避。原来照片多见报，把庐山真面目弄得有如可口可乐般街知巷闻，也有方便。

走过车房时，我问：

“霍小姐的汽车有没有驶出去？”

护卫员弯身略瞄了一瞄，答：

“没有。”

我的心抽动了一下。不知是安慰还是战栗。

霍宝住十二楼 A 座。

门铃响了很久，没有回应。

我手心开始冒汗。一种不祥的兆头霸着脑袋，连连摇头，也无法甩得掉。

护卫员的表情本来没有怎么样，一定是回头看到了我青白了的脸，有点心领神会，也着急起来。竟然说：

“明星是很流行自杀的是不是？”

此言一出，彼此交换了个眼色。护卫员不由分说地立即跑下管理处，摇电话报警。

霍宝家门一打开，我头一个排众冲进睡房去。

霍宝平静地躺在床上。